# 蜀山劍俠傳/1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四九回　都火梵唄 毒煉少林僧　撒手煙雲 驚逢鐵傘道

下一回▶

慧珠等三人到了嵩山，遍尋三鳳、冬秀二人蹤跡，一點影子也無。慧珠隨師多年，熟悉寺廟中規條。因來時算出二女是往嵩嶽一帶，估量尚未遠去。便命初鳳帶了金鬚奴在少室等候，以免驚駭俗人耳目。獨向少林寺一帶庵觀中尋覓禪友，打聽下落。

那少林寺在元明之際，正是極盛時代，能手甚多。慧珠原從後山趕向前山，因寺中方丈智能以前曾有一面之緣，打算尋他，詢問門下僧徒，在每日樵蘇挑水之時，可曾見過像二女打扮的女子。不料行近少林寺還有三數里遠近，見前面懸崖陡立，上出重霄。崖側一條深澗擋住去路，寬約二丈。正欲飛身越過，忽聽木魚之聲起自天半，心中詫異。擡頭一看，懸崖危壁上面附着一片灰雲，雲影裏映現着一株古怪松，斜坐崖隙，那梵唄之聲，便從那裏發出。慧珠知道當地異人甚多，見那僧人故炫精奇，來路不正，不願招惹，裝作不知，徑直縱過澗去。身纔立定，便聽洪鐘也似的一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眼前現出一個紅衣赤膊、相貌極其兇惡的番僧，左手持着一柄鐵禪杖，揹着一個大盆般的鐵鉢，右手單掌當胸，指着慧珠道：「此山豺虎甚多，女檀越孤身獨行，意欲何往？可要和尚護送一程麼？」慧珠知他來意不善，暗中留神，合掌當胸答道：「弟子因來此遊玩，中途失去兩個伴侶，欲往前面少林寺中探聽有無人見。自幼曾學過少許薄藝，雖是獨行，倒也不畏豺虎。前行不遠，即可到達，無須煩人保護。禪師好意，祇有心領了。」

番僧聞言獰笑道：「女檀越竟與少林寺智能賊和尚是舊相識麼？我奉大力法王之命，來此已有九日。每日早晚功課完畢，便到寺前尋他。他卻縮頭不出，弄些障眼法兒將寺門封鎖，不敢出面。本當衝了進去，又覺我和尚老遠到此趕盡殺絕，未免有些不好。昨日我已遞了法牒，限他三日將全寺讓出，由我住持。今日已是第二天了，還沒見他動靜。且等三日過去，仍沒回音，我便用佛家禪火將全寺一火燒個精光。昨日我已在寺前大罵，你那兩個同伴不知輕重，竟敢出言和我頂撞，被我略施佛法，將她二人鎖在後山天蕩崖洞底之內。預備這裏事完之後，將她二人獻與法王享受。我看你生得比她二人還要美貌，又是她二人的同伴，正好打做一路，乖乖由我送往崖洞之內等候，免得丟醜。」

慧珠一聽，以智能那般道行，竟由他在本山猖狂胡爲，這個番僧必非易與，如若力敵，恐怕不是對手。三鳳、冬秀被他攝去，又不知天蕩崖在後山甚麼所在。莫如將計就計，等他到了崖前，再用師父所傳遁法脫身回去，告訴初鳳、金鬚奴，想主意救人除害。想到這裏，剛要張口答話，那番僧已好似看出她心意，兩道濃眉倏地往上一皺，罵道：「你這賤婢！目光不定，想在大和尚面前搗鬼，哪裏能夠？你這個賤貨，好好善說，叫你隨我到天蕩崖去；若然不聽，非出乖露醜不可。」說罷，將袍袖往上一舉，慧珠見勢不佳，暗道一聲「不好！」正待行法遁走，猛覺眼前一亮，一片黃雲已將身子罩住。知道逃走不及，連忙手中捏訣，盤膝坐定，將小乘法術中的金剛住地之法施展出來。先將身子定在山石上面，化爲一體，以免被敵人的妖雲捲走。然後虔神內照，一拍命門，放起一片銀光，將身子護住。這佛門小乘法術專備修道人在深山中修道防身之用，專一以靜制動。雖不善攻，卻極善守，祇要心不妄動、神不亂搖，任你多厲害的邪術也難侵害。

那番僧原是西藏大力法王妖僧哈葛尼布的大弟子，所煉邪法妖術甚是厲害。因爲路過嵩山，想起少林寺方丈智能爲人正直，劍術高強，法王手下紅衣妖僧屢次喫他大苦，氣忿在心，又覬覦寺中那片基業，仗着自己新近煉成了一種毒火紅砂，親往寺中尋仇。誰知智能早已得了能人報警，知道一時難以抵敵，一面用飛鉢傳書，各處求救；一面約束手下徒衆禁止出外，緊閉寺門，外用法術封鎖，以待救援。番僧見全寺均被雲封，知道內藏奇門妙用，攻不進去。連在寺前辱罵了幾日，始終不見人出來。又防中了誘敵之計，不肯輕易施展毒火，好不氣悶。

那三鳳同了冬秀離了紫雲宮，原打算遊歷天下名山古洞，尋訪仙師。無奈一個是自幼深居海底，各地名山勝域均無聞知；一個雖是自幼隨了父親保鏢，闖蕩江湖，僅知道一些有名的江湖好漢，至於神仙居處，仍是茫然。二人先在海外閒遊了幾處島嶼，覺得景緻平常，不似仙人所居，好生掃興。末後冬秀想起幼時曾聽父親說起，嵩山少林寺慣出能

人異僧，名頭高大，有一次曾親見寺中一個和尚放出飛劍，斬人于數十里外等語。不知事隔多年，寺中還有這種能人無有？便和三鳳說了。三鳳笑道：「我們姊妹幾個，哪個不會？何況我們深居海底仙宮，出入驚濤駭浪。大姊曾說我們本領道法已和散仙差不多了，尋常能放飛劍的人，尋他有甚用處？」冬秀道：「話不是如此說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。就拿金鬚奴說，他的本領已比我們二人高強得多，如論道行，還遠在大姊之上。但是每一提起他那對頭鐵傘道人，事雖過去，還在膽寒。我們此次出門，原爲爭這口氣，不成不歸，有志者事竟成。且不必單說前往嵩山，你我把天下名山，人迹不到之處，全走一遭，早晚必能遇上。即使我們真個仙緣淺薄，開開眼界，長點見識也是好的。」三鳳本無目的，因在安樂島時常聽冬秀說中土山川雄秀，如何好法，早就神往。既然嵩山常有異人劍仙來往，便先往嵩山一遊，到了再議行止。

當下說定，同往嵩嶽進發。一入中土，遇見繁華城鎮，也曾降下去遊覽，就便訪問嵩山少林寺的途徑。冬秀因二人所着都是仙家衣履，惹人注目，想起乃父在日之言，江湖上行走，不宜過事炫奇。雖說現在所學已離仙人不遠，到底還怕遇見能手。一落地，首先將從紫雲宮中帶出來的兩枝珊瑚，向大城鎮中去換些金銀備用。那珊瑚，紫雲宮後園中到處皆是，冬秀所帶雖是兩枝極小的，在塵世上已是無價之寶，立刻便將金銀換來。先買了兩身尋常衣履，與三鳳一齊換了。有了前車之鑒，仗有靈丹辟穀，除打聽出附近有甚名山勝迹，必去登臨外，大都無甚耽擱。不消數日，已達嵩山。先在山麓降下，商量了一陣，然後往少林寺中走去。

此時少林寺聲望雖稱極盛，但是山徑崎嶇，猶未開闢。除慕名學藝和有本領的人來往外，尋常人極少問津。二人在來路上已屢聽人說起少林寺的威名遠震，寺中和尚如何勤苦清修。有了先人之見，不由起了幾分敬愛之心。冬秀更是滿心記着昔日江湖上尋師訪友的步數。因寺廟中不接待女施主，原打算到了寺前遇着本僧，略顯身手，將寺中人引了出來，看看有無真實道法，再行定奪。起初以爲這麼大一座叢林，縱不接待女客，進香的男子必不在少。誰知入山走了好一程，一個人影俱未遇上。二人也未覺奇異，仍往前走。沒有頓飯光景，已經望見前面樹林隙裏，紅牆掩映，知離寺門不遠。正待前行，耳邊忽聽喝罵之聲。再往前幾十步，便出樹林，半山崖上現出一座大廟，牆宇高大，殿閣重重，看去甚是莊嚴雄偉。祇是廟門緊閉，廟前岩石上坐定一個身揹大鐵鉢，手持鐵禪杖的紅衣番僧，正在戟指朝着寺門大罵。三鳳還要前進，還是冬秀機警，忙把三鳳一拉，同時止步，躲在一株古樹後面，看那番僧動作。那番僧說話聲如洪鐘，所罵之言俱都不堪入耳。罵了一陣，想是罵得火起，猛將手中禪杖一起，一脫手，便化成一道半紅不黃的光華，龍蛇一般直往寺門衝去。轉眼衝到，倏地寺前起了一片粉紅色的雲煙，瀰漫開來，

將全寺罩住。光華祇管左衝右突，休想前進一步。氣得番僧口中喃喃唸那梵咒，滿頭鬚髮皆張，狀如醜鬼，仍是無用。祇得將手一招，收了回來。光華纔斂，寺前雲煙也跟着隱去，依舊大門緊閉，廟貌莊嚴，巍立在半山之上，沒有絲毫傷損。那番僧二次持杖大罵了一陣，又將禪杖化成光華飛起，在雲煙中衝突了些時，又重飛回。如是者好幾次。

三鳳越看越氣，大忿，便向冬秀道：「這賊和尚同人家有何仇恨？他罵了這半天，人家關上門不理他也就是了，爲何這般辱罵不休？待我去問他去。」先時番僧臉朝寺門，本不知道二女藏處，罵得正在起勁，忽聽二女說話聲音，便即回身尋視。三鳳本是初生犢兒不怕虎，隨說便走了出來。冬秀雖因生長江湖，除聰明機警外，歷練也甚尋常，在樹後看出了神，三鳳說話時節，也未攔阻。及見番僧聞聲回視，知要出事，想拉三鳳，已是不及，祇得跟着迎了上去。三鳳指着番僧問道：「廟中和尚，與你何仇？人家怕了你，不出來，爲何還要苦苦辱罵作甚？」番僧也未還言，睜着一雙怪眼，祇管上下打量二女。三鳳見他神色鬼祟，越發不耐，正要喝問。番僧獰笑着答道：「聽你說話，你莫非與智能賊和尚相好麼？我奉法王之命，到處尋找美貌女子，數日以來，並未尋着一個可意之人，不想無心相遇。識時務的，快快歸順，等我破了少林寺、殺了智能，帶你二人去到法王那裏，叫你快活不盡。」一言未了，三鳳早已怒氣填胸，按捺不住，嬌叱道：「賊和尚！死在眼前，還敢胡言！」說罷，左肩搖處，一道青光直往番僧頭上飛去。冬秀見三鳳業已動手，知道番僧兇橫，決難善罷甘休，也將飛劍跟着放出，上前夾攻。番僧見二女同時放出飛劍，哈哈大笑道：「難怪賤婢猖狂，原來還會這些伎倆。禪師面前須容不得爾等。」隨說，隨將手中禪杖拋起，化成一道半黃半紅的光華，疾如閃電，將二女飛劍接住。三鳳見飛劍無功，正想探懷取寶，番僧口中唸動梵咒，倏地大喝一聲，手揚處，一片烏黑雲煙飛向二女頂上。二女還未及施爲，已被雲煙罩住，猛聞一股奇羶之氣，立時頭暈眼花，再也支持不住，祇覺身子懸空，半晌方纔落地。等到醒來一看，身子已在一個石洞之內，四外陰黑。幾次想行法衝出，誰知番僧業已用了妖法，將石洞封閉禁制，洞壁比起百鍊精鋼還要堅硬十倍，一任二女用盡生平本領，休想損傷分毫。

妖僧將二女困入少室石洞以後，因寺門有智能法術封鎖，攻不進去。心中貪戀二女美貌，本想先用一個。又因法王這次所需有根基的少女正是兩名，恐日後知道怪罪，祇得作罷。仍回崖壁上面，算計寺中不見人出，不是等候救兵，便是設有埋伏，想誆自己毒砂。決計再等數日，寺僧不肯投降，便用魔火化煉全寺，逼他出來。那時再用毒砂，一個也難漏網。自己仍不攻進去，以免中了敵人奇門遁法。

正在唪誦魔咒，忽見崖壁轉角又走來一個絕色美女。慧珠本是千年老蚌轉生，麗質仙根，

比起初鳳姊妹還要美貌得多。番僧見了，如何捨得放過。便飛身下去，攔住去路，以爲也和前日兩個美女一樣，手到擒來。不想慧珠雖不善攻，卻精於守，坐在地上，身子竟似與山合體，生了根的一般。番僧連用妖法，但都未能將她攝走。兩下相持了大半日工夫，番僧想去少林寺前惡罵，不能分身。崖下面不比崖壁之上，可以遠觀寺中虛實，又恐智能乘機逃走，就此罷手，心又不甘，好生委決不下。這一面，慧珠雖仗小乘佛法，用禪功入定，屏禦百魔。無奈這種法術祇能防身，不能衝出妖雲氛圍逃走，除了靜以待變外，別無善策。還算自幼出家，心神澄定，不爲恐懼憂危所擾；否則心神一亂，真靈失了主宰，定遭毒手無疑。

兩下正在相持，忽聽暴雷也似一聲長嘯，空中飛下四道光華，直取番僧。番僧見來的敵人是三個絕色少女和一個腦披金髮、相貌奇醜的怪人。三女當中，一個穿着一身仙衣霞裳，另外兩個正是日前被自己擒住，囚禁少室的女子。那封鎖少室的魔法極其厲害，不知怎能到此？心中大喫一驚。那仙女裝束的一個，劍光尤其厲害。一面飛起手中禪杖，化成一道紅黃色的光華迎敵；一面口誦真言，打算行使妖法取勝。誰知新見一男一女的劍光，疾如電掣虹飛，自己一柄禪杖竟然應付不了，急迫中大有有力難施之勢。知道稍一疏虞，被敵人飛劍攻近身旁，不死必傷。不敢怠慢，連忙轉攻爲守，先將禪杖招回，護住全身，再作計較。

這來的正是初鳳、三鳳、冬秀和金鬚奴四人。原來初鳳、金鬚奴自慧珠走後，二人便在山頭閒眺，等候慧珠迴音。初鳳忽然想起金鬚奴得道多年，便問他嵩山可曾來過，少林寺中可聽說有甚能人？金鬚奴道：「小奴生長極荒寒海之地，距離中土甚遠，先時所知俱是海外散仙。後來因爲心懷遠志，也曾數遊中土名山勝境，訪求正道。這嵩山雖是舊遊之所，還在數十年前來過兩次，彼時少林寺僅有幾個精通武藝的高僧，無甚出奇之處。倒是末次重遊此山，在少室絕頂遇見兩個矮子在那裏對弈，小奴不合欺他們生得矮小、貌不驚人，躲在他二人背後，暗用禁法，將棋子移亂取笑。不料棋子沒有移動，如非那兩個矮子意在儆戒，不肯傷人，險些喪了性命。就這樣，還被他們用劍光將小奴圈住，跪在他二人下棋的石旁七天七夜，直等那一盤殘棋終了，纔行釋放。後來一打聽，纔知二人是有名的嵩山二矮白谷逸和朱梅。他們年紀不大，學道日子更是不久，卻是得了真仙傳授，不但劍法高深，彼此已有半仙之分。祇恨緣慳眼拙，遇見異人不去跪求度化，反而意存戲弄，自找無趣，後悔了好些年。如今不知可在那裏隱居沒有。除此以外，四川峨眉山還有一位極厲害的正派劍仙，名叫長眉真人，宋初已經得道，祇爲發下宏願，要創立一個正派教宗，積修十萬外功，纔行出世，所以至今還未飛昇。別的正邪各派異人能手雖多，據小奴所知，當以此人爲目前在世正邪各派散仙中的魁首了。」

初鳳聽得高興，便想叫金鬚奴領往少室，一尋仙蹤。問他以前曾經開罪，此去可有妨害？金鬚奴道：「小奴被他二人收去劍光釋放時，曾聽他二人說，小奴雖是異類，平日尚知自愛，看去沒有惡意。自隨主人在海底仙府修煉天籙祕笈，不僅道行增長，心地愈覺光明正大。這類仙人大都除惡獎善，自問無過，至多無緣不見，否則不在此地隱居，決無別的妨害。不過我們離開這裏，恐老主人回來相尋費事罷了。」初鳳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說罷，放出飛劍將路旁大樹的皮削去數尺，劃上幾行字迹，請慧珠回來，前往少室相晤。當下同了金鬚奴同往少室飛去。劍光迅速，相隔又近，轉瞬便即到達。剛一落地，金鬚奴首先驚「咦」了一聲，同時初鳳也看出山頂四圍隱隱妖氣籠罩。情知有異，再一尋找少室的門戶，竟是無門可入。初鳳猜是內中必有妖人盤踞，悄問金鬚奴：「洞中潛伏的人雖然路道不正，一則他沒有招惹我們，不犯多事；二則我們俱是初次出門，不知外面各派中人深淺，萬一抵敵不住，豈非求榮反辱？還是回到原處去等母親吧。」金鬚奴聞言，仔細向四外看了一陣，答道：「話不是如此講。仙家內外功行並重，主人此時內功已經修成了十之八九，外功卻一件未立，除惡去害，分所當然。這妖氣如此濃厚，洞中決非安分之人。如今我們明明算出三公主現在此山，到此卻遍尋無着，說不定陷落洞中妖人之手，也未可知。再加我們既然到了他的門戶，他在洞中不會不知道，卻不出面，又將洞門用妖法封閉，情更可疑。主人不可大意，被他瞞過。萬一三公主真個被陷，夜長夢多，如爲妖人所害，那時悔也無及了。」

初鳳聽他說得有理，不禁着起急來。地闕金章中原有撥雲破霧之法，連忙禹步立定，施展起來。不消頃刻，妖雲盡掃，現出洞門。入內一看，裏面還有一層門戶，門外有一玉屏風，將出入道口堵得嚴嚴實實。試用手推了一推，覺出堅固異常。一心惦着同懷好友的生死下落，也不再尋洞中有無能人，左肩搖處，放出劍光，直往玉屏上射去。眼看劍光飛近玉屏，倏地眼前一晃，現出一個矮子，一伸右手，便將劍光接去。初鳳大喫一驚，忙又將第二道劍光放出，纔一飛近矮子面前，那矮子祇笑了一笑，一伸左手，又將第二道劍光接去。初鳳痛惜至寶，忙運玄功，打算收回。誰知一青一白兩道光華，祇管似龍蛇般在矮子手上亂掣亂動，一任初鳳用盡心力，哪裏收得回來。正在着忙，忽聽金鬚奴在旁高叫道：「主人快請住手！這位真人便是我說的那位矮仙師。」一言未了，猛地又聽矮子笑道：「你們既無本領去破別人妖法，沒得將我們這座玉屏風毀去，你們賠得起麼？這劍還你，還不快些進去救你妹子。」說罷，影子一晃，兩道劍光已經飛回，矮子蹤跡不知去向。再看當門的一座玉屏風，已於轉眼工夫移向壁間。初鳳雖然道法已非尋常，因爲初逢異人，似這般神龍見首，也鬧了個迷離倘恍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金鬚奴畢竟懂的事多，見初鳳還在遲疑，忙道：「仙人已走，三公主定在裏面，還不快去解救！」初鳳被他提醒，不暇答話，匆匆往洞內便走。行沒幾步，忽聽洞內深處隱隱有兩個女子怒罵之聲，頗似三鳳、冬秀口氣。心中怦地一動，忙即搶先衝了進去。剛一起身，忽然一道劍光從黑暗中劈面飛來。幸而初鳳劍術煞有根底，知道來勢太猛，不及迎敵，忙用遁法避過。身剛立定，又是一道劍光接踵而至。跟着衝出兩個女子，定睛一看，果是三鳳和冬秀二人，已是急得滿頭大汗，神色甚是狼狽。同時金鬚奴也由外趕到，彼此認清面目，俱都喜出望外。

三鳳道：「我們在少林寺前，被一個紅衣妖僧用妖法困此洞內，已經二日，用盡法術飛劍，俱難脫身。本來都絕瞭望，準備妖僧再來，用劍自殺。適纔猛覺洞壁虛軟，死中求活，拼命往前一衝，竟然空若無物。不想卻是姊姊親來解救。二姊可同來麼？」初鳳一聽困她二人的果非適纔所見矮子，對頭是另一個紅衣妖人。一同出洞，各將前事一說。金鬚奴又重將矮子來歷及適纔所聽語氣，解說了一遍，這纔明白封洞妖法還是矮子所破。祇不知這洞既是矮子清修之所，何以又容妖僧將人困入洞內？因聽三鳳、冬秀說那紅衣妖僧正與少林寺中和尚爲難，又那般好色作惡，恐慧珠前往遇上也遭了他的毒手，話一說畢，便即領了衆人直往少林寺前飛去。

行至中途，便望見下面妖雲蒸騰。低頭仔細一看，那紅衣妖僧正站崖下，面前一幢雲霧凝聚不散。金鬚奴目光厲害，斷定霧中被困的人正是慧珠，必有防身法術，所以尚未被妖僧擒去，快救還來得及。三女聞言，同仇敵愾，忙即招呼一聲，各自將手一揮，紛紛將劍光飛起，直取妖僧。論四人此時的道力法寶，初鳳雖然最好，也非妖人對手。偏是佔了人多勢衆的便宜，妖僧驟不及防，又是滿腹輕敵之心，這纔鬧了個手忙腳亂。縱有一身妖法和毒火神砂，不但一時施展不開，收回禪杖護身時，略一心慌疏忽，還幾乎爲初鳳飛劍所傷。好生咬牙痛恨，一面暗想惡毒主意，報仇雪忿。

且緩說妖僧暗中施爲。祇說初鳳等四人用劍光困住了妖僧，忙即行法驅散妖雲，與慧珠相見。母女難中重逢，自是驚喜交集。初鳳因妖僧有光華護住身體，不能將他除去，正待另想法寶取勝，忽見妖僧身旁飛起一團綠陰陰的妖焰，裏面夾雜着許多紅黃火星，風捲殘雲般往上直昇。四人的飛劍光華竟阻它不住，眼看飛入空中，佈散開來，就要往四人頭上罩下。

猛地想起仙籙上曾載有各派邪法異寶中，有一種都天毒火神砂，厲害無比，遇上須要速避，一沾身上，立時把道行打盡，化成膿血而亡。但並未載着破法。所說形狀與此相似。

同時又聽慧珠、金鬚奴同聲高喊道：「妖法厲害，你們還不快躲！」

大家正在忙着，忽然身後一陣風聲吹到，眼前人影一晃，現出一僧一道。慧珠見那僧人穿着法衣，相貌甚是莊嚴，正是少林寺的方丈住持智能。那道人不認得，生得形容古怪，凹鼻凸眼，兩顴高聳，骨瘦如柴。面目手足比墨還黑，一張闊嘴脣卻比胭脂還紅。微一張口，露出上下兩排雪也似白的密齒，三色相映，越顯分明。手持一柄鐵傘，一縱到便即將傘撐開，大有丈許。先時傘上起了一股濃煙，煙中火星四外飛濺，佈散開來，遮蔽了數畝方圓的地面，恰好連慧珠等四女一男一齊護住。這時上面番僧的毒火神砂也自天空佈散飛下。兩面剛一接觸，道人鐵傘上的火星黑煙越來越濃，倏地往上一起，立刻煙火消散，化成一片烏光，將毒火紅砂托住，往上直昇。對面番僧想已看出不妙，急得滿頭大汗，口中梵咒唸個不住。放出去的毒砂兀自收不迴轉，眼看被敵人那柄鐵傘越托越高，變得越來越小，漸漸都附到傘上，凝在一處。

猛聽道人大喝道：「大膽妖僧！我師侄智能在此清修，與你有何仇恨，你每日上門欺人？他不與你計較也就是了，你還倚強逞能，限他三日之內獻出少林寺，否則便用魔火將全寺僧徒煉化。你不過憑着老禿驢的妖勢胡作非爲，有何本領道行，敢口出狂言，把數百年清淨禪林化爲灰塵？今日祖師爺特地從海外追來，領教你佛教中的妖火，到底有多大狠處，原來也祇如此微末伎倆。本當暫饒你的狗命，由你歸報老禿驢前來送死。祇是情理難容，此時想逃，焉得能夠！」說罷，袍袖揚處，飛出七道尺許長的烏金華光，直取番僧。當道人初來時，初鳳姊妹和冬秀三人看出來了幫手，不但未將飛劍收回，反倒運用玄功指揮飛劍，將番僧困了個水泄不通。妖僧一柄禪杖護身已覺不支，加上毒火神砂被道人鐵傘托住，飛入雲空，不見蹤影，知被收去，越發心亂着忙，哪裏再禁得起道人的黑門散仙多年修煉的至寶修羅神釘。看見七道烏光飛來，剛暗道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打算棄禪杖不要，借了遁光逃走，已是不及。被那七道烏金光華分光直入，相次打在身上，「哎呀」一聲，翻身栽倒。道人更是狠毒，接着將手一指，那烏光便似七道小電閃一般，圍着番僧屍首亂閃亂躥，不消頃刻，便刺成一堆鮮血爛肉，纔行收了回去。

慧珠忙領衆人上前參見時，忽然一眼看到金鬚奴跪在道人身側，索索索抖個不住，心中好生奇怪。智能見慧珠朝他行禮，祇打了個問訊。那道人竟連理也不理，慢騰騰先從身後葫蘆內倒出一些粉紅色的藥粉，彈向番僧死屍的腔子裏。然後指着金鬚奴罵道：「當年我在極海釣鰲，你竟敢無故壞我大事。後來被我用法壇將你封閉，原想將你永埋海底，萬劫不得超生。不想海底潛伏着你的同類，將我法壇毀去，潛藏海眼之內。那時我因忙着擒鰲，不暇尋你算賬。你這孽畜偏也靈巧，在我禁期之內，居然潛伏了九年沒有出世。

今日相遇，你以爲我的限期已過，可以饒你？誰知我那九首金鰲自從被你驚走，再也不肯上鉤，累我多年不能飛昇靈空天闕。非用你這千年得道魚人的靈心，不能將那金鰲鉤住。你如知事，等我寶傘飛回，乖乖地隨我回轉極海，由我取用。我恩開一面，當可助你轉劫託生；否則形神一齊消滅，化爲烏有，悔之晚矣！」

初鳳見道人裝束打扮和所用的一柄鐵傘，又見金鬚奴伏地害怕神氣，已猜出他是金鬚奴的對頭鐵傘道人，聞言正在驚惶無計。旁邊三鳳始終不知番僧毒火厲害，因看道人倨傲，已是不悅，還念在他有解圍之德，沒有發作。及聽了道人這一席話，竟要強取金鬚奴的性命。平時和金鬚奴雖有嫌隙，到底是自己人，不由敵愾同仇，勃然大怒，走上前去，對道人說道：「這個金鬚奴平日在海底潛修，從不出外生事。此番隨了家姊來到嵩山，也未做過一樁壞事。你執意要傷他的性命，是甚緣故？」道人朝着三鳳冷冷一看，答道：「無知女娃，曉得天有多高、地有多厚？誰不知我鐵傘真人言出法隨？休說你們這幾個小女孩子，便是各派羣仙，誰敢與我違拗？念你年幼無知，不屑與你計較，快些住口，少管閒事，以免自找無趣。」

三鳳正要發作，慧珠和初鳳見智能那般恭謹，及金鬚奴害怕樣子，深知道人難惹，剛在彼此用目示意，一同跪下，代金鬚奴乞命，一見三鳳神色不善，怕她闖出禍來，越發不妙，正要上前禁阻。忽聽「叭」的一聲，道人手捂着左臉直跳起來，四下觀望，目露兇光，似有尋仇之意，心中不解何故。忙先把三鳳拉開時，道人右臉上也「叭」地響了一下，登時兩面紅腫起來。氣得道人破口大罵道：「何方妖孽，竟敢暗箭傷人？少時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隨說，袍袖展處，早飛起一片紅雲，將身護住，睜着一雙怪眼，四外亂看。一眼望到地下跪着的金鬚奴倏地縱身起來，駕遁光便要逃走，愈發暴怒如雷，口裏喝得一聲：「大膽業障，往哪裏走！」袍袖展處，一隻漆黑也似的鐵腕平伸出去，有數十丈長短，一隻手大有畝許，一把將金鬚奴抓了個結實，撈將回來。

慧珠、初鳳等人見道人用玄功幻化大手擒回金鬚奴，知他性命難保，俱都捏着一把冷汗，又想不出甚麼解救之策。正在憂急，還未上前，道人「哎呀」一聲，接着便聽一個生人發話道：「好一個不識羞的牛鼻子，捱了兩下屈打，還不知悔悟，專門欺負天底下的苦命東西，你也配稱三清教下之人？」大家循聲注目一看，道人面前不遠站定一人，正是初鳳在嵩山少室外面所見的那個矮子。金鬚奴好端端地站在矮子身後，面有喜容，並未被那道人的大手抓去，心中奇怪。再朝道人一看，不知何時鬧了個滿頭滿臉的膿包，護身紅雲業已消盡。氣得連口都張不開來，手一指，便飛起七道烏光，直取矮子。那矮子卻不慌不忙，笑嘻嘻站在當地，眼看烏光飛臨頭上，也不放甚法寶飛劍迎敵，祇將小腦

袋一晃，立時蹤跡不見，衆人並未看出他是怎麼走的。方疑道人不肯罷休，必要遷怒旁人，猛聽「叭」的一聲，矮子又二次在道人身前出現，打了道人一巴掌。這一巴掌想是比前兩下還要厲害，直打得道人半邊臉特別高腫起來。

道人連喫大虧，越發暴怒如雷，也顧不得收回飛劍，手一伸處，一把未抓住，眼看矮子一晃身形，從手臂下鑽了過去。剛暗道得一聲：「不好！」「噗」的一聲，背心上又喫矮子打了一拳。拿這樣一個天下聞名的鐵傘道人，這一下竟會禁受不住，好似一柄重有萬千斤的鐵錘打在身上一般，立時覺着心頭喫一大震，兩眼直冒金星，身子連晃數晃，幾乎栽倒在地。這纔知道矮子用的是金剛大力手法，厲害非常。幸是自己，若換道行稍差一點的人，這一拳，怕不立時打死。情勢不妙，不敢再次輕敵。一面收回劍光，先護住了身子，靜等那鐵傘在空中化完毒砂魔火飛回，再打報仇主意。矮子想已看出他的心意，也不再上前動手，仍是態度安詳，笑嘻嘻地說道：「你這牛鼻子，全靠那柄破傘成名。我今日原是安心領教，你無須着忙，由那破傘將砂托昇靈空二天交界之處，受乾天罡氣化盡之後，再行回來與我爭鬥也不爲遲。你的傘如不飛回，我是決不會走的。」

此時矮叟朱梅剛剛成道，不過數十年光景，新奉師命下山積修外功。本領雖高，還未成大名。這一席話，把道人氣得咬牙切齒，當時又無奈他何。明知敵人既會金剛大力手法，必已盡得玄門祕奧。適纔見他那般神出鬼沒、變化無窮，就是鐵傘飛回，也未必能把他怎樣。不過以自己多年的威望，一旦當着人敗在一個無名小輩之手，如不挽回一點顏面，日後怎好見人？越想越恨，越難受。偏那番僧的毒砂雖能用鐵傘收去，無奈那砂也是魔教異寶，除將它送往雲空，任乾天罡煞之氣化去外，無法消滅。但是二天交界之處，距離地面約有數千百里。法寶上昇雖快，到底相隔太遠，往返需時，不是片刻之間可以迴轉。祇得耐心忍辱，飽受這人的冷嘲熱諷罷了。

待有半個時辰，那傘仍未飛落。這期間祇苦了一個智能。他和嵩山二老同居一山，平時原本相熟。當朱梅剛一現身之際，本想上前招呼，爲兩下引見。誰知朱梅一到，便叭叭連打了道人兩個嘴巴。知道道人性情古怪，素來惟我獨尊，從未喫過人虧，萬萬不肯甘休，哪敢再作和解之想。後來見道人雖喫大虧，暴怒如雷，而朱梅直朝他笑，智能愈發嚇得低頭合掌，休說出聲，連人都不敢去看一眼。初鳳等四人見矮子如此神奇，個個佩服欣喜。金鬚奴在奇危絕險之中，憑空救星自天外飛來，一交手便看出雙方高下，不禁喜出望外。除智能外，都想看個水落石出，事完之後，上前與矮子拜見。

又候了一會兒，矮子倒在一塊山石上面熟睡起來，人雖矮小，打起呼來卻如雷鳴一般，

襯着山谷迴音，甚是震耳。道人料他存心裝睡，不知又用甚法兒誘敵，上前定中他的詭計。一心想等法寶回來，祇將劍光緊護身子，不去理他。又相持了個把時辰，那傘卻望不見一絲影子，不禁動起疑來，暗忖：「寶傘自將毒砂托入雲空，先後已有了兩個時辰，怎麼還不見它迴轉？看那矮子詭計多端，莫不是他故意裝作熟睡，卻運用元神昇入天空，半路打劫？自己卻在這裏呆等，倒中了他的暗算？」又一想：「那傘經過自己多年心血修煉，別人不知口訣，無法運用。即使被矮子打劫了去，也該有點朕兆纔對。」

剛一寬心，忽聽身後有人哈哈大笑。回頭一看，身後又出現了一個矮子，裝束身量均與先前對敵的矮子相似，手裏持着一柄鐵傘，正是自己的法寶。道人一見大驚，連忙運用玄功將手一招，打算將那傘收回時，那矮子道：「牛鼻子，你可認識嵩山二矮白谷逸與朱梅麼？今日叫你見識見識。你不必鬼畫桃符，嘴裏嘟嘟囔囔，我把這傘插在地下，你有本領的，祇管來拿了去。」說罷，便將傘朝地上一擲，石火光濺處，端端正正插在地上。道人口誦真言，將手連招。那傘好似靈氣已失，不但光焰全無，一任道人施爲，竟是動也不動。道人情急萬分，不問青紅皁白，將手一指，飛出劍光，直取敵人，身子便往傘前飛去。誰知敵人也和先見矮子一樣，並未用法寶飛劍迎敵，身形一晃，便已不見。

道人一心顧傘，方寸已亂，竟未想到世上哪有這樣便宜的事？見敵人遁走，也沒顧到別的，恰好飛臨傘前，伸手便要拾取。剛一低頭想將那傘拔起，就在這一轉瞬間，猛地又聽空中呼呼風響，有人高叫道：「白矮子，大功已成，牛鼻子法寶已被我劫到了手。我現在月兒島等你，你打發了他，可去那裏，同入火海取那玩意吧。」道人情知不妙，擡頭往上一看，一片金霞擁着一團烏光。先前與自己對敵的那一個矮子，正拿着自己的鐵傘，在光霞圍繞中疾如電掣，往東南方飛去。再看石上熟睡的矮子，業已不知去向。一時情急萬分，也顧不得再辨別地下那柄假傘是甚麼東西幻化，一縱身形，收回飛劍，駕遁光便想去追。身子離地不過丈許，猛地眼前一黑，喊聲：「不好！」想躲已是不及，被人打了個正着。立時覺着胸前一痠，耳鳴心跳，撞出去老遠纔得停止。再看空中，先見那矮子已經不知去向。後出現的那矮子卻叉手站在面前，朝着自己笑個不住。

道人情知法寶已失，再無法追趕，不由把敵人恨到極處，暗忖：「這兩個矮鬼雖長於幻化，卻始終未見他使甚飛劍法寶。每遇自己放出飛劍，總是運用玄功，隱形遁去。明來不能傷他，就此罷手，留得他日報仇，一則心裏不甘，二則當着智能面子難堪。」心中一橫，頓生毒計。便趁敵人叉手不動之際，裝出負傷難捺，低頭緩氣之態，暗使都天羅剎赤血搜形之法，拼着自己真元受傷，去致敵人死命。默誦真言，左右捏訣，猛一擡頭，右手一指，劍光先行飛起。接着咬破舌尖，一口鮮血化成無量數豆大火星滿天飛灑，徑

往矮子頭上罩去。道家精血非同小可，用上一回，至少修煉十餘年纔得將元氣修復。這都天羅剎赤血搜形之法更是厲害，不遇深仇大敵，生死存亡關頭，從不輕易使用。鐵傘道人縱橫一世，極少敵手，與人拼命，還是初次，因是煉就真靈元氣所化，與本身靈元相爲感應，由行法人心神所注，專找敵人下落，不得不止。加以化生無窮，不是尋常法寶所能破。沾身便攻七竅，勾動敵人三昧真火，將敵人化成灰燼。一經發出，頃刻之間，方圓十里內，仇人休想避開，任是遁法多快，也難逃躲。

道人見自己暗自施爲，矮子毫未覺察，心中暗喜，且先報了這一半仇，日後再找那劫寶的仇人算賬。原打算先飛劍光出去，覷準矮子隱身的方向，再下毒手，比較容易些，以免搜形遲緩。誰知這次劍光飛到矮子身前，矮子並未躲閃，祇一伸右手，便將劍光捉住，似一條烏銀長蛇一般，在手中亂閃亂躥。道人滿嘴鮮血，剛化成火光噴出，見飛劍被敵人赤手收去，纔知敵人不但玄功奧妙，還會分光捉影之法。正在大喫一驚，火星已如雨點飛臨矮子頭上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火星將落未落之際，矮子早將左手也伸出來，捉住道人劍光，合掌一揉。然後舉向頭上，一口真氣噴將出去，再將雙手往上一揮，劍光立時粉碎，化作成千累萬的烏光銀珠飛起，與空中火星迎個正着。祇聽嗤嗤連聲，兩下里一遇上，便即同時消滅，化爲烏有。

道人猛想起自己那道劍光爲要出奇制勝，乃是採取海底萬年寒鐵、水母精華，千提百鍊而成。不想被人收去毀了不算，還把它化整爲零，用真水剋制真火，使其同歸於盡。自己辛苦修煉，多年心血煉成兩件至寶奇珍，一旦遇見一個未成大名的勁敵把它們毀的毀、收的收。更因報仇心急，用那狠毒的法術，結果白白損了自己的真元，敵人一絲也沒有受着傷害。這一場慘敗，怎不急怒攻心，痛徹肺腑。加上連中敵人金剛大力手法，又在運用元神行法之際受了這般重創，立時靈府無主，神志昏迷，怪嘯一聲，暈倒在地。

智能連忙上前將他抱住，滿臉悲苦，想要回走。矮子將他喚住道：「這牛鼻子雖然可惡，卻是一向在海外窮荒欺凌異類，總算沒有爲惡人間；又看在你這禿兒分上，是你焚千年龍腦，引他來此助陣，故而饒他不死。他真元已破，不久必要走火入魔，仍難活命。我討得有長眉真人仙丹在此，可拿去與他服用。牛鼻子心腸褊狹，我雖然手下留情，他日後也未必知道改悔。你扶他回寺，救醒之後，加以告誡。那番僧的妖師終須尋他報仇，命他早晚仔細。鐵傘待朱道友用完必定還他。他如不服，十年之後，我在衡山嶽麓峰候他報仇便了。」智能知道白谷逸厲害，哪敢多言。匆匆接過丹藥，扶着道人，自駕遁光走去。